

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潮起潮落間的文明擺渡者

吳志良

四百多年前，葡萄牙詩人卡蒙斯在澳門白鴿巢公園的石洞中寫下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將澳門比作「上帝遺落東方的珍珠」。這顆珍珠不過彈丸之地，卻因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十分獨特的試驗場——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明在此相遇、碰撞、交融，又在潮汐般的時代更迭中留下永恆印記。

澳門的故事，是海風與書頁交織的故事。它的港口曾泊滿香料與絲綢，教堂鐘聲與媽閣廟香火此起彼伏，拉丁文與粵語在街巷間碰撞出混血詞彙。正如一位漢學家所言：「讀懂澳門，便讀懂了半部中西交通史。」但在這座城市的肌理中，輝煌與遺憾如同大三巴殘壁上糾纏的藤蔓，共同編織着文明的啟示錄。

作為中西交通的重要橋樑，澳門很快從「天主聖名之城」演變成知識中轉站。一五五七年開埠後，這座「Macau」小城旋即成為中西文明對話的「超級聯繫人」。耶穌會士范禮安提出「文化適應」策略，利瑪竇身著儒服北上京師，其跨文化智慧正孕育於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庭院之中。這裏誕生了第一部漢葡詞典《葡漢辭典》（一五八三年），首次將《論語》譯為西文（一五九三年），堪稱人類最早的全球化知識工坊。

澳門作為西學東漸的「第一登陸點」，還生成了科學藝術的混血基因：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的底本，正是從澳門大三巴藏書樓取道；清代畫家吳歷在聖保祿學院研習透視法，其《湖天春色圖》將中國水墨與西洋光影冶於一爐。反向的「中學西傳」同樣驚心動魄——中國園林的「不規則之美」經澳門傳入歐洲，催生了英國自然風景園革命，「澳門南灣花園」成為西方人想像東方的美學原型；翻譯到歐洲的中國經典，給啟蒙運動添了一把火。

在混雜中，語言誕生了新的文明密碼。在澳門街頭，「梳打埠」（商業港）、「土生葡

菜」這樣的「澳門話」，凝結着文明的化學反應。十八世紀記載的「蠔鏡澳譯語」，保存着「老爺」（loi-ià，葡語Leal）、「通事」（tông-sî，葡語tradutor）等最早的中西合璧詞彙。更深刻的是思維方式的交融：土生葡人作家飛歷奇在《大辦子的誘惑》中，用葡語書寫粵語韻味的嘆詞「喲，你睇！」創造出獨特的「鹹淡水文學」。

宗教哲學的交鋒與共生，也帶來了意外的效果。大三巴牌坊殘留的聖母像與菊花浮雕，暗喻着天主教與儒家思想的艱難對話。耶穌會士在澳門編印的《天主實義》，試圖用「太極即上帝」比附中國天道；反方向流動的《易經》拉丁文譯本，則讓萊布尼茨驚嘆二進制與六十四卦的「天作之合」。這種對話雖未消除根本分歧，卻為後世跨文化闡釋學開闢了先河——正如一位漢學家所言：「澳門是第一個嘗試回答『如何既做中國人又做世界人』的地方。」

殖民陰影下的文化斷層，令澳門的光輝無法掩蓋其「原罪」：作為葡萄牙遠東帝國的支點，它既是文明橋樑，也是殖民觸角。一五八

三年成立的議事會本可發展為自治典範，但隨着果阿總督的集權化，澳門逐漸淪為「被束縛的鳳凰」。更深的創傷在於文化記憶的撕裂——葡國史書強調「發現之功」，中文典籍多記「紅毛亂澳」，這種敘事分裂至今仍在街頭巷尾投下陰影。

一八三五年大火焚毀聖保祿學院，不僅燒焦了藏書樓中珍貴的中國古籍抄本，更象徵着某種文明共生理想的挫敗。設想若明清統治者延續澳門早期的開放政策，或許中國近代化會是另一番圖景。歷史沒有如果：當馬戛爾尼使團在澳門籌備訪華時，他們帶走的已是封閉帝國的最後剪影。

今天的澳門博物館裏，葡萄牙瓷磚畫與廣彩瓷盤並置陳列，卻少有人追問：當「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世界遺產，那些土生葡人的「甜酸記憶」、蜑家人的鹹水歌謠，是否正在賭場的霓虹中悄然消逝？全球化時代的澳門，面臨着比殖民時代更嚴峻的文化挑戰——當「中西交融」淪為旅遊宣傳的標籤，真正的混血精神該何處安放？

站在東望洋燈塔下遠眺，十六世紀的帆影

早已化作橫琴新區的摩天樓群。澳門的真正啟示，不在於證明文明可以共存，而在於揭示共存需要何等智慧與勇氣——它既需要利瑪竇「以儒釋耶」的變通，也需要徐光啟「會通超勝」的胸襟，更需要吳歷那般在畫布上熔鑄東西的創造力。

四百年前，澳門傳教士曾將中國經典運往里斯本，卻在好望角遭遇風暴，十二箱《四書》注本永沉海底。這或許正是文明交流的隱喻：真正的對話永遠伴隨着風險與失落，但正如那些被鹹水浸泡的文字終將在歷史深處發芽，澳門的故事，仍將在大江大海的呼吸中繼續生長。

夜深時分的媽閣廟前，仍有漁火明滅於珠江口。那些曾經穿梭於澳門碼頭的克拉克瓷船、載滿拉丁文稿的耶穌會帆船、唱着法多曲的土生葡人漁船，都已化作歷史塵埃。但當我撫摸大三巴殘壁上中國工匠雕刻的牡丹與葡國帆船，突然明白：文明的真諦，不在固守純淨，而在擁抱混雜——就像澳門老巷裏那株從牆縫中長出的鳳凰木，它的根扎在東西方的裂縫裏，花卻開向同一片天空。

作者簡介：吳志良，北京外國語學院葡萄牙語專業畢業，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澳門學者同盟創會主席、北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澳門大學客座教授。兼任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著有《葡萄牙印象》、《澳門政制》、《東西交匯看澳門》、《生存之道》、《何以澳門》及《悅讀澳門》等。

◀澳門東望洋燈塔。



做義工的中學生



柏林漫言
余逾

德國的中學生都有一年一度的實習周。這一次我們家十五歲的哥哥和十三歲的妹妹都不約而同地申請了義工項目，而不是在公司企業的實習工作。

哥哥今年的「道德倫理課」課程要求，必須在一個為「弱勢群體」服務的機構實習，還不能是正常的幼兒園或健康老人的養老院。所以找到一個符合要求的實習機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從尋找實習機構到申請和聯繫都是哥哥自己一人完成的，雖然也是「歷經艱辛」，發了十幾封郵件，最後才在一個為有疾病或者殘疾的老人提供服務的老人護理院得到一個寶貴的實習機會。整個尋找和申請的過程，也是鍛煉的一部分。

哥哥的同學們有的去了殘疾人協會，有的去了閱讀障礙關愛機構，有的去了心理諮詢協助所。不了解還不知道，德國竟然有這麼多各種各樣針對弱勢群體的專業機構，從身體缺陷到精神健康，分門別類劃分得非常具體。

實習前一周，哥哥和護理院的工作人員有一次簡單的會面，工作人員給他講了一下大概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時間，哥哥拿小本本認真地記下來。工作人員見他那天背着小提琴，便很熱情地邀請他上班的時候也帶來。

護理院的工作人員都非常友好，這讓心裏稍微有點緊張的哥哥放心了不少。他在護理院並不是所有工作都能做，所以給他安排的主要工作便是陪護理院的老人們玩。他帶上了小提琴和結他，每天在護理院裏演奏給老人們聽。

第一天「下班」回來，哥哥興奮地跟我們講起這一天的工作。顯然他拉小提琴受到老人們的喜歡，當他拉完幾首樂曲以後，老人們意猶未盡地叮囑他說：「小伙子，一會兒再來給我們拉一段！」

除了拉小提琴，哥哥的國際象棋技能也得到了發揮。他一個人和對面四位聯合起來「應戰」的老人下棋，老人們一邊討論一邊甚至還爭了起來，哥哥看着這麼大年紀的人依然那麼好勝，不由得覺得莫名很好玩。當然了，哥哥有贏的時候，也有輸的時候，不論輸贏，這個小伙子和一幫老「小孩」都開心極了。

十三歲的妹妹今年實習去的是難民兒童收留所。一天工作下來我問她如何，她簡短明瞭地回答說：「帶了一天小孩兒，一群小孩兒。不過還蠻好玩的，就是陪他們玩就是了，明天還要帶他們去電影院。」說話的樣子像個小大人一樣，卻多少有了點幼兒園老師的沉穩。

就這樣，十五歲的哥哥陪一群老年人玩，十三歲的妹妹陪一群小朋友玩。他們的義工實習比想像的要輕鬆豐富得多。他們看到了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不易，也看到了這個社會對他們竭盡全力的幫助，更切身體驗到了自己作為社會一分子能夠作出的貢獻。更重要的是，看到老人們小孩們露出的笑容，和發自內心的喜悅，這讓他們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了「付出」的意義。

德國社會責任方面的教育，從青少年時期便開始了。小朋友們從中受益匪淺，讓人倍感欣慰。



維港看雲
郭一鳴

終於見識到現在的小學生有多厲害。幾天前，在某國際學校，兩百多名小學五、六年級的小朋友坐在室內操場上，看我在操場的主席台大屏幕播放PPT，一見到兩幅《哪吒2》圖片，一片歡呼聲！見到DeepSeek的LOGO，又是一陣騾動，顯然，這些是他們熟悉的事物。然後，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白宫吵架的畫面和視頻，小朋友笑聲一片。連日來關於特朗普和澤連斯基，還有美國副總統萬斯三個人在白宫橢圓形辦公室吵架的視頻滿天飛，小學生熟悉他們並不奇怪。另一張是特朗普和馬克龍的照片，有小朋友第一時間搶答馬克龍是「法國總統」。然後，我故意放出一幅特朗普和澤連斯基的合成照片，坐在前排的一名小男生立即舉手回答：這是假的！「為什麼是假的？」我問。「因為照片中澤連斯基的兩隻腳不是左右一對，而是同樣的右腳」，我把麥克風遞到這名小朋友面前，他大聲回答。

幾個月前，這所學校的Z老師問我能不能到學校給小學生介紹一些關於新聞的基本知識，我

小學生看「白宮駁火」

立即答允。現在是AI時代，一部手機聯通世界，既是現實世界，又是虛擬世界。有問題，問AI，學生做功課，找AI幫忙。我經常和大學生、中學生接觸和溝通，也很想知道小學生平時在手機上喜歡看什麼？或者說，手機上什麼東西最能吸引小朋友？

短短半個小時，我告訴小朋友們關於新聞、真實、記者這些名詞和概念的ABC，告訴他們要注意分辨真假新聞，假新聞不是新聞而是垃圾。與此同時，透過互動讓我了解到這些小同學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和認知，他們的觀察能力，都超乎我的想像。離開學校的途中我在想一個問題，小學生為何對特朗普和澤連斯基感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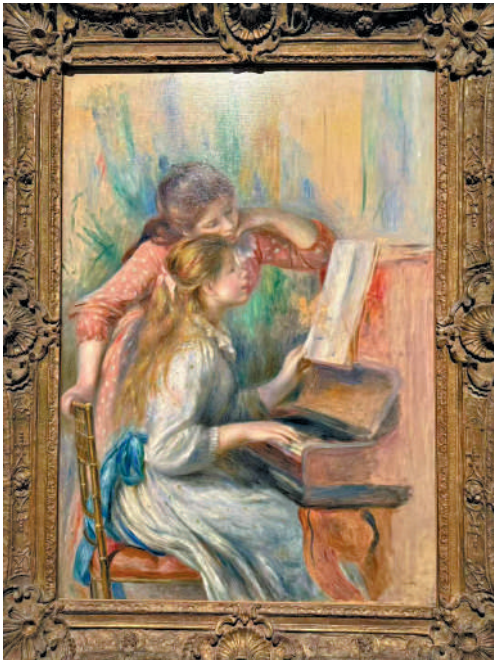
在當今成年人的世界裏，關注特朗普和澤連斯基的新聞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俄烏衝突、美烏關係是影響全球政治經濟的大事，至於戲劇性和娛樂性的因素當然也有。一個美國總統，一個烏克蘭總統，加上一個美國副總統，三位全球矚目的政治大人物，在白宫的總統橢圓形辦公室，當一眾記者的面大吵近十分鐘。一身黑色便服的澤連斯基雙手交叉抱胸以一敵二，招來招往毫不示弱，關鍵詞是感謝、感受、打牌、停火。吵架現場直播，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近

十分鐘視頻，完全顛覆一般人對國際政治的道德倫理的認知，這和街邊罵架有什麼兩樣？但誰是誰非則眾說紛紜。有人說弱國無外交，澤連斯基不懂能屈能伸之道，逞匹夫之勇實屬不智；也有人指特朗普和萬斯當眾羞辱澤連斯基，欺人太甚，而澤連斯基的表現像一條漢子等等。筆者的微信群和WhatsApp群，有的人竟為了這場白宫的「世紀吵架」誰是誰非，也吵起架來，原因是立場不同，有人挺烏有人挺特朗普，所以各自解讀。

可以肯定的是，小學生們關注特朗普和澤連斯基的新聞，與成年人的理由不完全相同，恐怕吵架的娛樂性才是主因，所以看到我放這個畫面的集體反應是一片笑聲。現在用手機刷小視頻，都是後台大數據控制，小學生們喜歡看這個充滿娛樂性、被稱之為「白宮駁火」的視頻，後台就會推送更多相關的視頻。或許，這個充滿娛樂性的大人物的視頻和事件，將成為透過手機看世界、對世界充滿好奇的這一代小學生，對國際新聞、國際政治的啟蒙教材，這是學校和老師以及家長都不會教給他們的。不難想像，循此路進，小朋友們看到和感知的國際政治是什麼。如果有人說這個視頻「教壞細路仔」，你會同意嗎？

「感知之維」

鼻煙壺」，是蟠桃的形狀，十分可愛，蘊含壽比南山的寓意。還有一批帶飾有寶石、帶有異域風采的鼻煙壺，側面體現了中外交流和對外貿易的



▲雷諾阿作品《彈鋼琴的女孩》。作者供圖

歷史。凝望着鼻煙壺靜靜地陳列在眼前，我讚嘆於收藏家夫婦二十餘年的收藏，這條世俗的「小徑」被他們走成了「大道」，其路不易，但成果豐碩。

還有一個展廳展示的「感知之維——萬物與自我的多重探索」又給我另一番感受。這裏展出的多是新媒體互動作品，即通過投影等科技，使觀眾也成為藝術作品的一部分。這種感覺很奇妙。比如一個屬於人工智慧及互動裝置的作品，通過機器學習模型，把參觀者的三維剪影疊加在虛擬的仿季節場景和電影場景之中，讓參觀者融入藝術作品。這不僅帶來瞬間即永恆的感覺，還讓觀眾在欣賞作品之中，思考自身的存在與價值。

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它讓人們在平凡中看到非凡，在現實中觸摸到永恆。而藝術最新的發展又結合AI等先進技術，拓寬了藝術創作形式。這不僅給觀眾帶來個性化的體驗，還使觀眾也參與到藝術創作中。香港藝術館作為本地藝術文化的物理載體之一，未來在文化普及、藝術創新、文化交流、社會反思與對話等方面定會繼續發揮作用，對此，我充滿期待。